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九十七

明南京戸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楊簡 錢時附　汪綱　蔣重珍　傅伯成

唐璘　黃師雍　程公許　危稹

呂午 子沆　史彌鞏　陳塤 子蒙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第進士歷官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楊石二少年爲民害簡寘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爲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紹熙五年召爲國子博士二少年大帥縣民隨出境外呼曰楊父會衆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

章辨之簡上書言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辨臣爲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恥之未幾亦遭斥奉祠再任轉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緋衣銀魚朝散郎權發遣全州以言罷奉祠嘉定元年寧宗更化授秘書郎歷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咨問往復漏過八刻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溫州執家第宅障官河郎日撤之城中讙踊名楊公河在郡廉儉自將奉養菲薄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事之遷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携緣道哭送累遷將作監兼史職

轉朝散大夫有疾請去兩奉祠進至寶謨閣待制理宗即位進直學士後轉朝議大夫慈溪縣男尋授華文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詔入見簡屢辭終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所著有甲稾乙稾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等書簡師事陸九淵而門人錢時最著

時字子是淳安人讀書不為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既而絕意科舉究明理學江東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主講席繼守及新安紹興守皆延講郡庠論議宏偉聞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薦授祕閣校勘未幾出佐浙

東倉幕大史李心傳奏召史館檢閱旋求去授江東帥屬歸其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管見春秋大旨四書管見兩漢筆記蜀阜集冠昏記百行冠冕集

汪綱字仲舉黟縣人侍御史義和之子簽書樞密院勃之曾孫也以祖任入官淳熙十四年中銓試調鎮江府司戶參軍試湖南轉運司又中綱笑曰此豈足以用世澤物耶乃刻意問學博通古今精究義理覃思大原歷知蘭溪縣決擿如神歲旱郡倚辦勸分綱謂勸分所以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恤貧也願假常平錢爲糴本使得循環兼濟又躬勸富民浚築塘堰大興水利

捍餓者得食其力全活甚衆以言去邑人相率投匭直
其事綱力止之後歷知高郵軍范仲淹築堰以障鹵
毛澤民置石䃮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乃增
修之以勞加秩提舉淮東常平淮東煮鹽之利本居天
下半歲久敝滋鹽本日侵務儲空竭綱抉摘隱伏凡虛
額無實詭爲出內飛走移易事制曲防課乃更羨既盡
償所負又贏金三十萬緡爲樁辦庫以備鹽本之闕添
置新竈五十所諸場悉視乾道舊額課官吏之殿最綱
約己率下辭臺郡之互餽獨增場官奉以養其廉擢戶
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移疾乞閒得直祕閣知

婺州改提點浙東刑獄皆屢辭不許禱雨龍瑞宮有物
蜿蜒朱色盤旋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毋爲異
以惑衆言未竟雷雨大至歲以大熟進直煥章閣知紹
興府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點刑獄屬邑諸縣瀕
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蕩灤灌溉之利甚博勢家巨室
率私植埂岸圍以成田湖流既束水不得去雨稍多則
溢入邑居田閭浸蕩瀕海藉塘爲固隄岸易圮鹹鹵害
稼歲損動數十萬畝蠲租亦萬計以綱言詔提舉常平
司發田園奇援乞請一切峻卻而湖田始復郡備緡錢
三萬專備修築而海田始固兼權司農卿尋直龍圖閣

因任理宗即位遷加寶謨閣待制值水災綱發粟蠲賦捐瘠頓蘇紹定元年召赴行在帝曰聞卿治行甚美越中民力如何對曰十年之間千里晏安皆朝廷威德所及臣何力之有權戶部侍郎越數月上章致仕特畀二秩守戶部侍郎卒越人聞之多墮淚有相率哭於寺觀者綱於兵農醫卜陰陽律曆諸書靡不研究機神明銳遇事立決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公庭如水卑官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服用不喜奢麗雖敝不更所著有恕齋集左帑志漫存錄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末舉進士第一歷簽判奉

國軍理宗召入對首以自天子至於庶人所當先知者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爲言次論苞苴盛行民罹其害遷秘書省正字寶慶乙酉遷校書郎辭不可明年待命雲川移文閤門請對當路憚之添差通判鎮江府辭會行都火應詔其略曰臣頃進本心外物界限之說蓋欲陛下親攬大柄盡破私恩今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爲天下皆曰此丞相意夫九廟至重不防於火之未至而焦頭爛額獨全宰相之居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昔史浩兩入相數月即罷孝宗之報功寧有窮已顧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

[illegible]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授寶章閣主管崇禧觀則告吏部不受貼職祿不願貼職恩乞日呈繳求言復申前說又慮柄臣或果去位君心易縱大權旁落則進爲君難六箴召爲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對上五事兼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以白務積精神以諳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啟則手書削稾帝稱其平實累遷著作郎兼權司封郎官起居舍人言近者當侍講閣旋命止之或曰是日道流生朝夫輟講以他故則當知聖躬檃括之難或所傳果得其實則當知聖心持守之難帝曰非卿不聞此言關洛部大劾謀復舉軍

珍言恥敗而欲勝之則心不平而成忿忿氣不平而成怒生靈之命豈可以忿怒用哉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言更化以來舊弊未去者五徇私調停護姑息依違是也今又益之以輕易遽起告訐以欲求去除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擢刑部侍郎三辭不許促入覲而疾亟詔守刑部侍郎致仕贈朝請大夫謚忠文

倪伯成字景初祖察在忠義傳伯成少從朱熹學登進士第歷官知建江縣有惠政慶元初擢至太府寺丞屢論事不合出知漳州以律己愛民為本推熹遺意行之遷工部侍郎時權臣方開邊語尚秘伯成言天下之勢

言如乘舟歲月既久罅漏寖多苟安旦夕猶懼覆沒又
欲徼倖圖古人之所難臣則未之知也相府災同列相
率求去或以爲偶然者伯成正色謂官師相規時也以
爲偶然乎丞相色動遂陳三事曰失民心廢軍政啓邊
釁進右司郎官權幸有私謁者皆峻拒之出爲湖廣總
領朝議欲納金人之叛降者伯成言不宜輕棄信誓乞
戒將帥毋生事御史中丞鄧友龍遂劾罷之嘉定中歷
遷左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三皆軍國大義或致史彌遠
意合有所彈劾將劾共政伯成謝曰吾豈傾人以爲利
哉疏乞詔大臣以公滅私左遷權吏部侍郎以集英殿

修撰知建昌府進寶謨閣待制知鎮江府召赴闕以病辭除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理宗即位升直學士落致仕予祠伯成辭免乃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詔進一官寶慶初與楊簡同召尋加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踰力以老病辭而愛君憂國之念不少衰聞大理評事胡夢昱以論事貶竄然語所親曰向呂祖儉之謫吾爲小官猶嘗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而不言誰當言者疏入不報明年加龍圖閣學士轉一官提舉鴻慶宮復辭伯成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善不啻如己出語及姦邪詞色俱厲常慕乃諫草疏畢

朝服而逝年八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簡
[illegible]璘字伯玉古田人遊太學嘉定十年第進士時臺臣李安行奏次對官不許論邊事璘對策極詆之曰吾始進可壞於天子之庭乎歷官知晉陵縣端平中擢監察御史疏奏天變而至於怒民怨而幾於離海宇將傾天下有不可勝諱之慮陛下謂此何時縱欲累德文過飾非疏遠正人狎暱戚宦濁亂朝政自取覆亡宰相用時文之才爲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空國帑委政厥子內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瑣瑣婣婭敢預邪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爲奇貨都人側

日明士扁心盡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崔與之操行類楊綰雖修途莫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頗識大體朝望稍孚而除授偏私事多遺忘宜選宗家有賢宗子輔民物以慰父母之望毋使天變濅極人心愈離也理宗為改容又詔號召士豪經理荊襄亟擇帥臣安集淮西帝嘉納至問邊事甚悉璘感激知遇自是彈擊無所避再疏鄭清之妄庸誤國子士昌招權納賄鄭州之憾而多私黨庇姦庸李鳴復甘心謟鄭損得爲入朝之然必不得登政府會杜範亦論鳴復不行而範去璘遂力丐外補七上授廣西運判改知嘉

興府尋改江東運判時邊事急置四察訪使就詔璘參
建康太平池州江西尋加直華文閣知廣州廣東經略
安撫使明年上章乞致仕帝思見之亟命入奏擢太常
少卿尋丁內艱璘居喪哀毀不食久之疾革卒璘初聞
臺命皇駭不敢詰關其母詰之對曰此官須爲朝廷爭
是非一咈上意或迕權貴恐重爲大人累母曰吾有而
兄在而勿憂璘乃就職璘立臺僅百日世謂唐介再見
至切劘上躬帝益嚴憚之蓋得母教之助云
黃師雍字子敬福州人少從黃幹學入太學寶慶二年
第進士爲楚州官屬秩滿恥出史彌遠門不往見調婺

州教授李宗勉趙必愿趙汝談皆薦之宗勉在政府力言於丞相喬行簡行簡已許以朝除師雍以書見行簡勸其歸老行簡不悅宗勉之請遂格知遂之龍溪行簡罷宗勉與史嵩之入相召師雍審察將至而宗勉卒嵩之延師雍密示相親意師雍不領遷糧料院又曰相府密邇故以相處師雍亦不領嵩之獨相權勢寖盛博士劉應起疏論帝悟思逐嵩之師雍與應起相善故嵩之疑師雍諷御史梅杞擊師雍差知興化軍旋奪之改知邵武軍及應起爲監察御史師雍尋亦遷監察御史首疏嵩之之黨金淵竄之 再疏趙綸項容孫史宥之皆斥

去嵩之之終喪也正言李昂英殿中侍御史章琰列䟽請竄斥師雍亦上䟽論列帝即日勅令致仕權直舍人院劉克莊封還詞頭乞貼職如宰臣故事遂得守僉紫光祿大夫觀文殿學士致仕議者曰大夫官也觀文職也御筆但云守官無本官職之辭觀文之命自克莊啓之朋邪顧望不可赦師雍遂劾克莊免所居官又乞籍嵩之家隸張叔儀皆從之未幾昂英劾臨安尹趙與𥳑及執政琰亦劾執政帝怒二人鄭寀秉間劾之又嗾同列再䟽以昂英屬某人琰屬師雍師雍毅然不從獨擊葉閶乃與𥳑腹心也琰昂英去國寀復薦周坦葉大有

入臺日排擊善類江萬里吳潛皆不免而陳玠爲監察御史與宋坦等合爲一師雍獨立宋惡之尤甚日圖去師雍不得招四人共謀之會大旱求言應詔者率謂災由宋坦等牟子才李伯玉盧鉞語尤峻坦等僞撰匿名書論之師雍力辨謂匿名書係令所禁非公論也因發其僞撰之迹適鉞疏與師雍家指爲阿附帝不聽擢師雍左司諫未幾宋入政府謝方叔趙汝騰疏其姦遂罷去師雍與丞相鄭清之故同舍然劾劉用行魏峴皆清之親故清之不樂坦喜曰吾得所以去之矣遣其婦日造清之妻譖曰彼去用行峴乃去丞相之漸也帝將以

師雍爲侍御史清之曰如此則臣不可留遂起居舍人兼侍講卽力匃去淸之猶冀師雍少貶師雍曰吾欲爲全人終不屈數月坦卒劾師雍及高斯得俱罷久之以直寶文閣奉祠陳垓又嗾同列襲之淸之卒起爲左史旣而改江西轉運使遷禮部侍郎命下卒師雍簡淡寡欲靖厚有守言若不出口其於衰正之辨甚明故博采公論當官而行愛護名節無愧師友云

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穎敘州人嘉定中第進士歷知崇寧縣有惠政差通判簡州改隆州未上會金人犯闕中制置使桂如淵遁三川震動朝廷擢李𡌴代之辟公

許通判施州行戶房公事當兵將奔潰之後公許盡力佐之節浮費疏利原民不增賦而用足時諸將乘亂抄劫事定自危以重賂結幕府大將和彥威懷金寶以獻公許正色卻之彥威慚而退吳彥者緘僧牒於書尾以進公許卷還之而責其使聞者畏服端平初授大理司直遷太常博士嘉熙元年夏行都大火殿中侍御史蔣峴逢君希寵倡為邪說禁錮言者公許應詔曰陛下宜以大舜無藏怒宿怨為心而參酌於漢文帝待厲王我太宗待秦邸故事以召和氣弭眚災特在一念轉移之頊耳遷秘書丞兼考功郎官竟為峴劾去公差主管雲臺

觀知衢州未上改江東宣撫司參議官不赴李宗勉入
相以著作佐郎召歷遷將作少監兼國史編修實錄檢
討淳祐元年遷秘書少監輪對言蜀事十條兼直學士
院拜太常少卿力請外爲右正言濮斗南論罷尋以直
寶謨閣知袁州杜範薦于上召拜宗正少卿再遷起居
舍人濮斗南繳還疏有臣等恥與爲伍之語遂以舊職
提舉玉局觀範見疏曰程季與肯與汝爲伍耶退處二
年召赴行在屬史嵩之以父憂去位經營起復公許密
柬韓祥嗾殿中侍御史王瓚奏寢召命帝雖曲從而意
不悅及逐不才臺諫擢公許起居郎兼直學士院是日

晚命下嵩之罷起復相范鍾及杜範三制皆公許爲之兼權中書舍人右史徐元杰暴亡司諫謝方叔御史劉應起言不報公許亟奏於朝御史選公正明決無所顧忌者專莅其事分列首從必誅無赦疏入不報物論沸騰臨安尹趙與𥲅奏乞置獄天府帝從之公許繳奏與黨乃嵩之死黨乞改送大理寺命臺臣董之詔殿中侍御史鄭寀寀回護首尾事竟不白然公論莫不偉公許權禮部侍郎差充執綏官鄭清之以少保奉祠侍講幄中批復其子士昌官職與內祠且許侍養行在所公許繳奏士昌罪重恐其積習沉痼重爲清之累莫若且與

甄復少尉清之內祠侍養之命宜與收寢帝密以疏示清之遷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公許自繳士昌之命清之日夜於經筵短公許周坦妻與清之妻善因拜坦殿中侍御史坦首疏劾公許以寶章閣待制知建寧府諫議大夫鄭宷又劾之命遂寢清之再相公許屛居湖州者四年再提舉玉隆觀差知婺州未上帝欲召爲文字官清之奏已令守婺帝曰朕欲其來乃授權刑部尚書屢辭弗獲入對疏時弊七事薦知名士二十九人時罷京學類申散遣生徒公許奏臣方還朝未敢強聒以撓旣出之令莫若權宜以五百爲額仍用類申之法使遠

方遊學者得以肄習其間京邑四方之極而庠序一空
弦誦寂寥遂使逢掖皇皇市廛敢怨而不敢議非所以
作成士氣尊崇教化也清之益不樂授黨殿中侍御史
陳垓以劾公許參知政事吳潛奏留之帝夜半遣小黄
門取垓疏入同知樞密院徐清叟上疏論垓太學生劉
黻等百餘人布衣方和卿伏闕上書繼論之朝廷尋授
寶章閣學士知隆興府而公許已死矣進龍圖閣學士
致仕贈宣奉大夫公許沖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食無
重味一裘至十數年不易家無羡儲敬愛親戚備至蜀
有兵難族姻奔東南者多依公許以居所著有雁岳文

集內外制奏議奏常擬謚　掖垣繳奏金華講義進故事行世

危稹字逢吉臨川人舊名科第進士孝宗爲吏之歷諸王宮教授嘉定九年新學改充博士累升著作郎兼屯田郎官稹始進對論和戰守利害而請顓意於守是歲春至夏不雨稹應詔言安邊所征斂之害與無罪籍沒之害楮幣之敗以一奪二鹽鈔之更以新廢舊至於沮格軍賞放散死士皆足以召怨而致旱柴中行去國稹賦詩送之迕史彌遠出知潮州尋以通徐僑書論罷與祠久之知漳州漳俗不葬往往棲寄僧刹稹命營高

爆地為義塚二約期責之其無主名及力弗給者官為
葬凡二千三百有奇刻石以識郡有經總制無名錢歲
五千緡為民病前守趙汝讜奏蠲五之二積蹴于朝丞
罷之會常平使有言稹不欲辯即自請以歸久之提舉
崇禧觀與鄉里耆艾七人為眞率會卒年七十四積性
至孝直德秀嘗薦之又銘其墓所著有巽齋集諸經有
講義集解諸魏晉唐詩文皆有編輯先賢奏議曰玉府
曰藥山弟和字祥仲亦登第歷知德興有惠政有蟾塘
文集
呂午字伯可歙縣人第進士歷當塗縣丞陳貴誼守太

平屬午安集淮南流民江東提舉徐僑辟爲幕屬[illegible]
僑言史彌遠以言罷午後知餘杭縣亦以言罷然午自
此名益重浙東提舉章良朋辟之幕旋兼沿海制置司
事差知龍陽縣彌遠雖非賢相猶置人才簿書賢士大
夫以待用而午治縣之政亦書之遷至太府寺簿拜監
察御史理宗親擢也鄭清之喪師至是丁黼死於成都
史嵩之孟珙在京湖嵩之尋升督府陳韡杜杲在淮西
王鑑在黃州計用兵十七萬人圍冶解獨周葵在淮東
不出兵應援午疏論邊閫角立當協心釋嫌而乃幸災
樂禍無同舟共濟之心葵以爲午黨京湖制司而嵩之

亦憾午乃遷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出知泉州初左相李宗勉以葵之言爲疑後察午獨立無黨始賢之嵩之得彌遠人才簿心知敬午而内怨所論邊事及午移浙東提刑嵩之令鄭咏族董復亨論罷奉祠再移浙東提刑復爲監察御史已而兼崇政殿說書嵩之雅不欲午在經筵以午嘗劾王瓚姻家史沿遂以瓚爲右正言午即治裝去上手詔趣留議論愈不合遷起居郎兼史院官至中奉大夫開居一紀卒年七十七累贈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子沆

沆字权朝以恩補將仕郎累遷通判婺州朱君章訟爭

理四十有二年吳王府爭墓二十有九年沆皆決之歷
四轄六院之文思官告書掾尚左右郎官事賈似道議
行公田彗星見沆請罷公田還民及理宗崩似道矯詔
廢十七界會子行關子沆力言非便似道大怒調將作
監簿急令言者論罷之與雲臺觀起知興國軍未赴
論仍雲臺觀起知全州未赴與仙都觀德祐元年三學
伏闕上書訟沆屈召赴行在沆不復出卒年八十一
史彌鞏字南叔彌遠從弟也入太學升上舍時彌遠柄
國寄理不獲試淹抑十載嘉定十年始登進士第端平
初入監都進奏院轉對有君子小人才不才之奏護蜀

保江之奏嘉熙元年都城火應詔上書謂修省未至者五且及濟邸寃謂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其體魄於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出提點江東刑獄饒信南康三郡大侵謂振荒在得人俾釐戶爲五甲乙振糶丙貸給丁糶而戊濟全活百一十四萬人召爲司封郎中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匃祠遂以直華文閣知婺州時年已七十匃祠里居絶口不道時事卒年八十眞德秀嘗曰史南叔不登宗衮之門者三十年未仕則爲其寄理已仕則爲其排擯翛然不污有如此五子長肎之終刑部郎官能之有之胄之俱進士肎之子蒙

卿亦進士爲學淹博著書立言一以朱熹爲法

陳貴字和仲鄞人試江東轉運司第一試禮部復第一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黃州教授喪父毀瘠考古禮行之忽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楊簡攻苦食淡晝夜不怠免喪史彌遠當國謂之曰省元魁數千人狀元魁百人而恩數踰等盍令省元初授堂除教授當自君始貴謝曰廟堂之議甚盛舉自貴始得無嫌乎徑部注處州教授以去理宗詔求言貴上封事直聲聞天下與郡守高似孫不合去歸奉其母名爲太學錄踰年始至轉對言天道無親民心難保日月逾邁事會莫留上嘉納之

遷太學博士王宗正寺簿鄒城火塤步往玉牒所盡藏
玉牒于后室詔遷官不受應詔言應上天非常之怒者
當有非常之舉動歷陳致災之由遷太常博士獨爲袁
燮議謚餘皆閣筆因歎曰幽厲雖百世不改謚有美惡
豈諛墓比哉會朱端常子乞謚塤曰端常居臺諫則逐
善類爲藩牧則務刻剝宜得惡謚以戒後來乃謚曰榮
原李全在楚州有異志塤以書告彌遠亟正典刑大明
黜陟不納未幾賈貴妃入内塤又言乞去君側之蠱媚
以正主德彌遠召塤問之曰吾甥殆好名邪塤曰好名
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

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力匃去添差通判嘉興府彌遠卒召爲樞密院編修官入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次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於是洵益除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塤出知常州改衢州改提點都大坑冶徙福建轉運判官侍御史蔣峴嘗與論中庸不合又劾之主管崇道觀踰年遷浙西提點刑獄安吉州僉墢與丞相李宗勉連姻恃勢黷貨塤親按臨之弓手戴福以獲潘丙功爲副尉宗勉倚之爲腹心盜橫貪害塤至福聞風而去貽書宗勉曰塤治福所以報丞相也或傳實走丞相賢輔弼不宜有此宗勉答

書曰福罪惡貫盈非君不能治宗勉雖不才不敢庇姦
凶惟君留意及獲福豫章加墨狗于市因之罷士以吏
部侍郎召及爲國子司業諸生咸相慶以爲得師未幾
兼玉牒檢討國史編修實錄修撰乃辭兼史館歷陳境
土之蹙民生之艱國計之匱又言任用混殽薰蕕同器
遂使賢者恥與同羣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怒塤乞補外
不許又辭兌和糴轉官賞亦不許知溫州未上以言罷
塤家居特自娛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明白
洞達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忽臥疾戒其子抽架上書占
之得呂祖謙文集其墓志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歿於辛

丑歲塤曰異哉我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
甲矣吾死矣夫子蒙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吳子良
奇之妻以女爲太府寺主簿入對極言賈似道爲相時
國政闕失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貶建昌軍薄錄
其家惟靑氈耳德祐初禮部侍郎李珏乞放便以刑部
侍郎召不赴卒

論曰楊簡汪綱之學術度越世儒施諸政令人百世不
輟思信乎學道愛人也蔣重珍積誠寤主豐獻替傳
伯成好善疾邪垂沒不忘忠唐璘切劘闕失令天子嚴
憚皆古之遺直也黃師雍程公許危稹呂午咸尙終特

立歷忤權相不少貶而史彌鞏爲彌遠之弟陳塤其甥亦不附親昵圖速化其大節均足多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五

所著有鶴林集

徐經孫字中立初名子柔寶慶二年進士歷通判潭州帥陳韡雅相知事必咨而後行累遷監察御史劾京尹厲文翁言僞而辨疏入留中宣諭至再即日出關上遣使追之不及進直寶章閣福建提點刑獄號稱平允歳餘升安撫使召爲祕書監兼太子諭德經孫爲安撫時韡家居門人故吏有撓法者不得逞相與搖撼至是韡起家判本郡懷私逞忿無復交承之禮即日劾奏通判語侵經孫通判坐罷削秩經孫造朝具白于政府事上聞帝大怒欲罷韡經孫再詣政府言某韡門生也前日

之白公事也苟諱以是得罪人謂我何請之不置俾自
乞閒明通判無罪識者韙之遷至刑部侍郎兼給事中
升太子左庶子太子詹事公田法行經孫條其利害忤
丞相賈似道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未踰月諷御史舒有
開奏免罷歸竟授端明殿大學士閒居十年卒贈金紫
光祿大夫經孫所薦陳茂濂爲公田官聞經孫去國曰
我不可以負徐公遂以親老謝歸終身不起
陳塏字子爽嘉興人歷中外至右文殿修撰知平江
府兼淮浙發運使最聞特轉一官遷太府卿司農卿權
工部侍郎兼同詳定敕令官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

公事入奏願陛下轉移世道之樞機砥礪士大夫之廉恥使知名義爲重利祿爲輕又言請以從官倣古昔入從出藩之意其從臣爲諸路憲漕則以提點刑獄使轉運使繫銜假之使名示與庶官別仍乞除授自臣始後屢以爲言理宗不許以言罷未幾進集英殿修撰知婺州改知太平州兼江東轉運副使累遷戸部尚書暫兼吏部尚書以寶文閣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召赴闕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加龍圖閣學士又之加端明殿學士卒諡清毅塏屢歷麾節軍民愛戴幕客盛多而塏又樂薦士所著可齋類藁二十卷

劉應龍字漢臣高安人嘉熙二年進士自知崇仁縣擢言職先是理宗久未有子以弟福王與芮之子爲皇子丞相吳潛有異論帝已不樂元兵渡江朝野震動遂丞相丁大全復起潛爲相帝問潛策安出潛對曰當遷幸又問卿如何潛曰臣當死守於此帝泣下曰卿欲爲張邦昌乎潛不敢復言未幾北兵退帝語群臣曰吳潛幾誤朕遂罷潛相帝怒潛不已應龍朝受命帝夜出象簡書疏藁授應龍使劾潛應龍謂潛本有賢譽獨論事失當臨變寡斷望姑從寬典以全體貌帝大怒遂按劾丁大全請加竄斥疏言内莫急於蘇民瘼外莫急於計軍

賓文言時政四事賈似道素忌潛會京師米貴應龍爲
勸糴歌宦者取以上聞帝問知應龍所作問似道米價
高當亟處之似道訪其由亦怒應龍遷司農少卿尋以
右諫議大夫孫附鳳言遂去國景定三年湖南饑起提
舉常平以救荒功遷直寶章閣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累
擢權戶部侍郎兼侍講時似道當國百官奏對稍切直
輒黜應龍言臣觀今日之事可言者多矣邇日以來以
論事爲己忌正臣奪氣鯁臣吃舌宜非盛世所有遂迕當
路自侍從兩省以下無不切齒未幾以集英殿修撰知
建寧府亟辭中書舍人盧鉞希指封還錄黃久之起江

東漕使辭南海寇作乃以顯謨閣待制知廣州廣東經略安撫使寇悉平南海大治屢遷兵部尚書寶章閣直學士知贛州兼江西兵馬鈐轄清海軍節度使力辭隱九峰子元高亦第進士

洪芹适之曾孫以大父澤入官登進士第累遷將作少監蜀詞臣無當上意慨然思得天下士丞相程元鳳言當今地望無踰洪芹者進兼翰林權直祕書少監開慶元年升直學士院繼權禮部侍郎中書舍人丁大全罷相出典鄉郡芹繳奏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沈炎秉上怒攻丞相吳潛芹獨繳奏曰

方國本多虞潛星馳赴闕理紛鎮浮陳力爲多一旦棄
爲弁髦得無如詩所謂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乎遷禮部
侍郎帝銳意鄉用而以論去退寓永嘉怡然自適咸淳
初起知寧國府卒有文集

洪天錫字君疇晉江人寶慶二年進士歷監察御史兼
說書寶祐中作佑聖觀以內侍董宋臣董之宋臣逢迎
上意起梅堂芙蓉閣香蘭亭強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
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閻羅目之天錫累疏言天下
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也
理宗力護之令吳燧宣諭再三又出御札俾天錫易疏

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姦人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憑怙愈張反不若未知之爲愈也章五上出關待罪詔二人已改命宋臣續處之天錫言臣留則宋臣去宋臣留則臣當斥願早賜裁斷越月天雨土天錫以其異爲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蜀中地震浙閩大水又言上下窮遠近怨疾獨貴戚巨閹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天下乎會吳民仲大論等列愬宋臣奪其田天錫下其事有司而中劾宋臣併盧允升枚數其惡上猶力護之天錫疏上至六七最後請還御史印言雖不果行然終

宋世閹人不能竊弄主威者皆天錫力而天錫亦自是去朝廷矣起知潭州遷廣東轉運判官咸有治績兩擢皆固辭度宗即位以侍御史兼侍讀召累辭不許監察御史張桂劾罷之乃疏所欲對病民五事曰公田曰關子曰銀綱曰鹽鈔曰賦役又言在廷無嚴憚之士遇事無敢諍之臣累擢又皆辭既而改福建安撫使力辭不許召爲刑部尚書詔守臣趣行不起久之進顯文閣直學士奉祠三降御札趣之又力辭踰年進華文閣直學士仍舊祠尋致仕加端明殿學士轉一官疾革草遺表以規君相贈正議大夫諡文毅天錫言動有準繩居官

淸介臨事是非不可回折所著奏議經筵講義味言發墨陽叢文集

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少從其父客陳咸咸張樂大宴子才閉戶讀書人咸異之學于魏了翁李方子嘉定末舉進士對策詆丞相史彌遠謫洪雅縣尉久之歷史館檢閱蓋李心傳修中興四朝國史薦子才自助也子才入對首言大臣不公不和六事次陳備邊三策理宗顧問甚悉命宰相優擢之會李宗勉卒史嵩之獨相頗怨子才言己子才亟請外通判吉州徙衢州日食求言極陳時政既踰年自國子監簿兼史館校勘遷太常博士

鄭清之再相子才兩上封事言今日有徽欽時十謬又請爲濟王立後以回天怒校書郎徐霖言諫議大夫鄭寀及臨安府尹趙與𥲤不報出關子才言陛下行霖言則霖留不然則不留也寀遂罷至若嵩之謀復相清之誤引嵩之黨別之傑史政皆歷歷爲上言之作書以孔光張禹切責清之清之復書媿謝謁告還安吉州寓舍遷祕書郎屢辭主管崇道觀踰年遷著作佐郎又辭清之卒之明日詔子才還朝遷著作郎丞相謝方叔吳潛交書道上意趣行益急乃至兼崇政殿說書復兼史館檢討福建九郡同日大水子才言納私謁溺近習勞土

木庇小人失人心五者皆蹈宣和之失茍不恐懼修省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將至矣左司徐霖言諫議大夫葉大有帝大怒逐霖給事中趙汝騰繳之徙他官汝騰論出闗子才上疏留之大有遂劾汝騰子才上疏訟汝騰誣及大有之欺未幾罷大有言職故事早講講讀官皆在晚講惟說書一員守相懼子才言已并晚講於早自是不得獨對矣遷軍器少監御史蕭泰來劾高斯得徐霖右司李伯玉言泰來所劾不當上切責伯玉降兩官罷子才言陛下更化召用諸賢今汝騰斯得霖相繼劾去伯玉又重獲罪善人盡矣兼直舍人院會泰來亦遷

起居郎子才恥與同列七疏力辭上爲出奏丞子才亦請去不已上不允升兼侍講御史徐經孫劾府尹厲文翁不報出關子才奏留之文翁改知紹興府又繳其命伯玉降官已逾年舍人院不敢行詞子才即書行爲敘復地帝曰謫詞皆褒語可更之子才不奉詔丞相又道帝意子才不可乃已淮東制置使賈似道以海州捷聞子才草獎諭詔第述軍容之盛不言其功且語多戒敕似道不樂湯漢黃蛻召試學士院子才發策蛻譽嵩之罷蛻正字去遷起居郎言外郡以進奉易富貴左右以土木蠱上心小人以譁競朋比陷君子此天災所以數

見也又言首蜀尾吳幾一萬里今兩淮惟賈似道荊蜀惟李曾伯二人而已可爲寒心正月望召妓入禁中子才言此皆董宋臣輩壞陛下素履權兵部侍郎屢辭帝不允升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吳子聰之姑知古爲女冠得幸子聰因之以進得知閤門事子才繳之帝曰子聰之除將一月乃始繳駮何也子才曰錄黃二十餘日乃至後省蓋欲俟其供職使臣不得繳之耳給舍紀綱之地豈容此輩得以行私於其間於是子聰改知澧州待次子才力辭去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前是例兼提領江淮茶鹽子才以不諳財賦懇免至郡首散民卒

弟以前人慈竹義木二詩刻頌之間詣學爲諸生講說經義修戰艦造兵仗郡有平糴倉以米五十石益之又以緡錢二十六萬創抵庫歲收息以助糴本召入對權工部侍郎時丁大全與宋臣表裏濁亂朝政子才累疏辯歸初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自爲記曰白之斥實由高力士激怒妃子以報脫鞾之憾也力士方貴倨豈甘以奴隸自處者白非直以氣陵亢而已蓋以爲掃除之職固當爾所以反其極重之勢也彼昏不知顧爲逐其所忌力士聲勢益張宦官之盛遂自是始其後分提禁旅蹀血宮庭雖天子且不得奴隸之矣又寫力士脫鞾

及黃庭堅返棹二圖各系以贊庭堅守太平方九日被讒而罷事與白同也宋臣大全聞而銜之嗾御史劾子才在郡公燕及餽遺過客爲贓降兩官猶未已帝疑之密以槧問安吉守吳子明子明奏曰臣嘗至子才家四壁蕭然人咸知其清貧陛下毋信讒言帝語經筵官曰牟子才之事吳子明乃謂無之何也衆莫敢對戴慶炣曰臣憶子才嘗繳子明之兄子聰帝曰然事遂解蓋公論所在雖仇讎不可廢也未幾大全敗宋臣斥誣劾子才者悉竄嶺海外乃復子才官提舉玉隆萬壽宮帝即欲召子才會似道入相僅進寶章閣待制知溫州又嗾

御史造飛語目子才爲潛黨將中以危禍上意不可奪以禮部侍郎召屢辭不許子才至北闕請內引奏事宦者在旁沮之帝特令見大說慰諭久之時似道自謂有再造功四方無虞皆其力故肆意逸樂惡聞讜言子才言開慶之時天下岌岌殆矣今幸復安不知天將去疾遂無復憂耶抑順適吾意而基異時不可測之禍也累擢禮部尚書升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度宗在東宮雅敬子才言必稱先生即位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力辭請去不已進端明殿學士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贈四官有存齋集內制外制四朝史稾奏議經筵講義口義故

事四尚易編春秋輪輻子巘大理少卿

朱貔孫字興甫浮梁人淳祐四年進士歷授福州學教授差充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天久陰雨貔孫貽書政府言回積陰之道去姦邪罷手實蠲米稅姦邪指丁大全也丞相董槐得書嘉歎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宦者董宋臣寵幸用事貔孫發策試胄子極論宦寺專權之患宋臣諷言者論罷之歷遷太學博士屬帝親擢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首疏論大全誤國之罪時有建議遷都四明者貔孫亟上疏言鑾輿若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蠭起必不可遂止貔孫在講

筵言及宋臣撓政事迕旨遷大理少卿歷祕書監兼太子左諭德改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姓名已付外矣尋復收命浙西行公田吏並緣爲姦貔孫疏其弊擢春秋尊王絀霸之旨勸帝崇仁政用吉士行正論賜賚甚渥擢殿中侍御史兼侍講升侍御史侍讀貔孫之再入臺屬疆場多事屢陳備禦之策理宗春秋高倚成貫似道似道擅命貔孫隨事進諫不肯阿附至若行公田之政屢於經筵密以告帝似道自是深忌之貔孫累疏求去理宗崩度宗即位擢右諫議大夫賜紫金魚袋以疾乞辭言職遷吏部尚書不拜帝以舊學故雅欲留貔孫

使者旁午於道而貎孫辭益力以華文閣學士知寧國府似道諷言者論罷久之提舉太平興國宮復華文閣學士知袁州升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未幾卒于袁之郡治贈四官有文集奏議行世

潘牥字庭堅閩人端平二年策進士牥對曰陛下手足之愛生榮死哀反不得視士庶人宜厚東海之恩裂淮南之士以致人和會殿中侍御史蔣峴劾方大琮劉克莊王邁前倡異論傍誣牥姓同逆賊策語不順請皆論以漢法牥調鎮南軍節度推官歷通判潭州日食應詔上封事曰熙寧日食郡縣掩骼著爲令故王一抔淺土

其爲暴骸亦大矣請以王禮改葬又移書丞相游似申
言之似心善其言方將收用而牥卒
鄧若水字平仲井研人博通經史能文章吳曦叛州縣
莫敢抗若水爲布衣憤甚將殺縣令起兵討之夜封雞
盟其僕曰明日謁知縣我顧汝即殺之僕佯許諾至期
三顧不發歸責其僕以背盟僕曰平人尚不可殺況知
縣乎若水乃仗劍徒步如武興欲手刃曦道聞曦死乃
還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時史彌遠柄國久若水對策
極論其姦彌遠怒將寘之罪或爲之解乃已理宗即位
應詔上封事略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

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後可以息大難史彌遠不利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并殺皇孫而奉迎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弒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爲陛下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于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自古人君之權鮮有不自廢立之際而盡失之今宜繪辭極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榯其爪牙也臣以爲不除此數凶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亦求可以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爲哉此臣所

謂收大權以固大位策之次也次而不行又有一焉曰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夫李全一流民耳寓食於我兵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力非特盛也賈涉為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即位乃敢倔彊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衆矣制置司不敢為附驛卻還之以格當改官奏上彌遠以筆橫抹之而罷嘉熙間召為太學博士當對草奏數千言略曰寧宗不豫彌遠怠欲成其詐此其心豈復顧先帝之生哉先帝不得正其終陛下不得正其始臣請發冢斷棺取其屍斬之以謝在

天之靈往年臣甞上封事請禪位近屬以洗不義之汙無路自達今其書尚在謹昧死以聞將對前一日假筆吏於所親潘允恭允恭諭筆吏使竊錄之允恭懼弃及禍走告丞相喬行簡亦大駭翌日出若水通判寧國府若水怏怏而退自知不爲時所容到官數月以言罷遂不復仕隱太湖之洞庭山若水稚思其鄉乃從賈似道辟叅京湖軍事因而歸蜀居山中有盜夜劫之若水危坐不動盜擊其首流血被面亦不動乃舍去若水爲學務躬行恥爲空言削木爲主大書曰自古以來忠臣孝子良[illegible]節婦之位歲時祀之[illegible]一子膂力絕人築山砦

以與拱衛鄉井皆破敵家遇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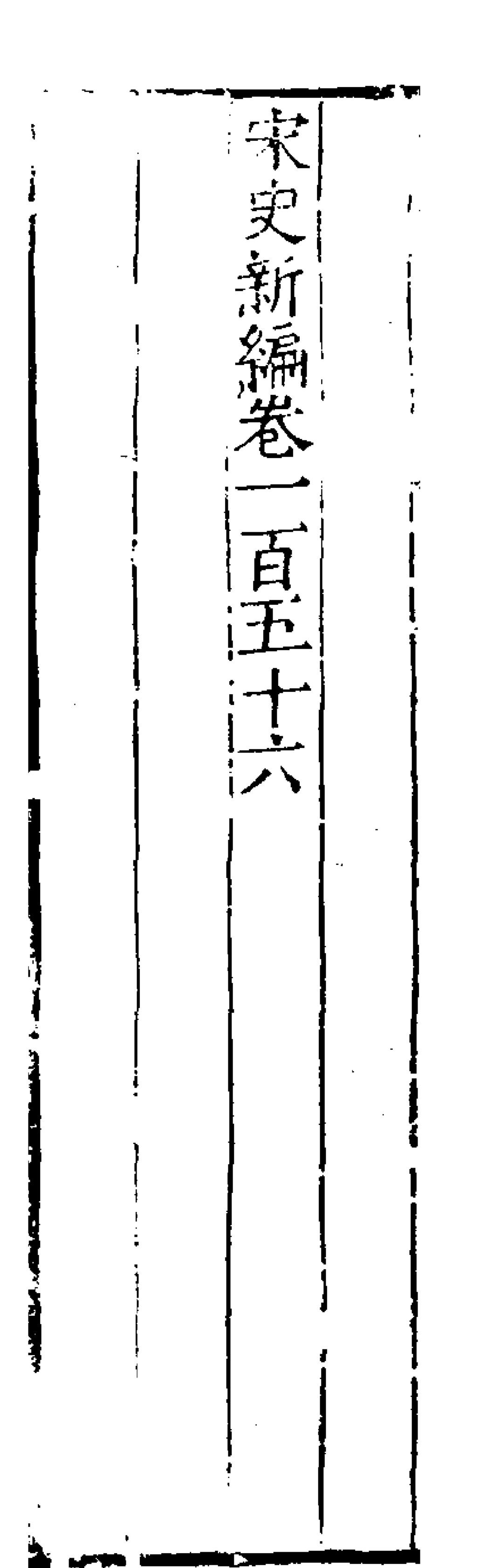
馮去非字可遷都昌人父椅字儀之家居授徒著書二百餘卷去非淳祐元年進士嘗爲淮東轉運司治儀眞歐陽修東園在焉使者黃濤欲以爲佛寺時已許薦去非力爭不得寧不受使者薦謁告而去寶祐四年召爲宗學諭丁大全爲台諫議大夫三學諸生叩閽言不可帝爲下詔禁戒詔立石三學去非獨不肯書名監察御史吳衍翁應弼劾諸生下獄去非復調護之未幾大全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蔡抗去國去非亦以言罷歸舟泊金焦山有僧上謁乘間致大全意願毋遽歸少

俟收召誠得天書以往成命即下去非奮然正色曰斯言何爲至我絕之不復與言

羅必元字亨父進賢人嘉定十年進士歷崇仁丞直德秀入參大政必元移書曰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之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調福州觀察推官有勢家李遇奪民荔支園必元直之遇爲言官以私憾論罷知餘干縣淳祐中通判贛州賈似道總領京湖尅剝至甚必元上疏以爲蠹國脈傷民命似道銜之改知汀州爲御史丁大全摭去後起幹行在撮糾院帝召見曰見卿梅花詩足知卿志度宗即位以

直寶章閣兼崇學博士致仕卒年九十一必元嘗從危稹包遜學最有淵源風節甚高至今鄉人猶尊慕之

論曰理宗初制於權臣繼惑於嬖倖歷年久積蠹可勝道哉危昭德言省費始宮闈度正言聖學始正家吳泳言弭災以吏酷兵黷爲戒牟子才言不宜路宣和舛謬陳塏請砥礪士大夫廉恥徐經孫用賢以道公田洪天錫朱貌孫屢論董宋臣等之害政劉應龍洪芹先後劾丁大全且白吳潛之枉斯於侍從匡導之職咸克舉矣若潘牥劉若水馮去非羅必元懇懇以敦倫斥姦恤民爲言罔避忌諱謂小官能憂國忘身若茲耶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六